

岭南诗话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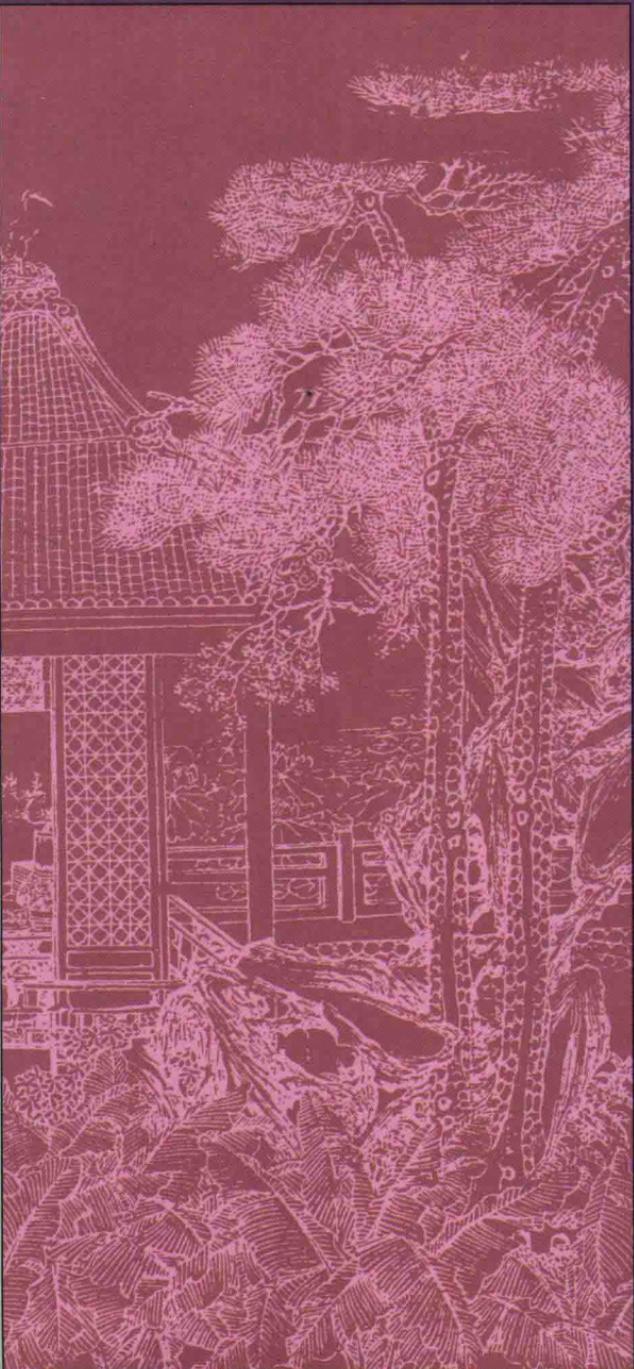
黄国声 主编

嶺南叢書

春秋诗话 退庵诗话

〔清〕何日金
覃召文

〔清〕劳孝興 撰
毛庆耆 点校



春 秋 诗 话

[清] 劳孝舆 撰
毛庆耆 点校

退 庵 诗 话

[清] 何日愈 撰
覃召文 点校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春秋诗话 / (清) 劳孝舆撰; 毛庆耆点校 · 退庵诗话 / (清) 何日愈撰; 覃召文点校. — 广东: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9
(岭南丛书 · 岭南诗话汇编)

ISBN 7-5361-1956-9

I. ①春… ②退… II. ①劳… ②毛… ③何… ④覃… III. 诗话—中国—清代 IV. I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9886 号

春秋诗话

[清] 劳孝舆 撰

毛庆耆 点校

退庵诗话

[清] 何日愈 撰

覃召文 点校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243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1-1956-9/1 · 135

定价: 26.80 元

广东省高等学校《岭南丛书》

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名录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王屏山 吴南生 杨应彬 欧初 饶宗颐

顾问: 王起 王越 关履权 陈华 李育中
周连宽 周鹤鸣 钟旭元 常绍温 潘允中

主任委员: 管林

副主任委员: 毛庆耆 刘烈茂

常务委员: 毛庆耆 关步勋 刘烈茂 刘翰飞 张其凡
罗泰昭 徐位发 黄国声 管林 熊福林

委员: 马明达 王国健 毛庆耆 邓光礼 龙思谋
关步勋 刘汉东 刘烈茂 刘翰飞 汤照连
李文初 李龙潜 吴锡尧 吴熙钊 何科根
陈汉才 陈永正 陈周棠 陈香白 陈新璋
汪松涛 罗泰昭 张其凡 张荣芳 杨芷华
钟文 钟贤培 徐位发 洪柏昭 黄国声
赖江基 景海峰 管林 熊福林 曾宪通

秘书长: 关步勋 (兼)

副秘书长: 张其凡 (兼) 黄国声 (兼)

秘书: 黄少华

《岭南丛书》编辑缘起

《岭南丛书》者，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也。南粤大地，山川毓秀。品物蕃庶，远通洋海。自秦凿兴安灵渠，唐拓大庾岭路，水陆通济，次第开发。南北文化，交流益畅，而世界文明，亦于焉交汇。于是士农工商，各勤其业，开物成务。创造发明，前人之述备矣。鸿文巨著，公箴私藏，珠玉纷陈，无虑百千。然而岁月不居，屡经蠹鱼之蛀蚀；沧桑世变，每遭兵火之摧残；“文革”十年浩劫，典籍毁损有加。群书亟待整理，以兴文化而惠来兹，此丛书之所由辑校也。

溯自岭南文化，早发祥于马坝，旧石器之故物犹存；文献流传，始记述于史迁，赵王佗之遗踪尚在。足征岭南地区开拓甚早，而秦以后，其发展之迅迈，与时而增。举凡政治、经济、科学、文艺诸端，靡不追步中原，灿然可观，间有卓立当时，蔚为先进者。如前人谓制糖工艺，乃公元7世纪自印度传入，然据公元1世纪岭南杨孚所著《异物志》，则知其时我粤人不仅能制糖，且品质远优于印度。又如唐宋而后，岭南之冶炼、纺织等工艺，均已居于全国前列。明代铸钱，高州之炉青钱为成色最高者之一。《广东新语》更记有一冶铁炉需千余人操作之壮观场面。此皆古代岭南人士聪明才智之所创也。

至若思想文化，则如惠能之禅学，远播东洋；张九龄、余靖、丘浚、海瑞之功业文德，永垂后世；陈献章、湛若水、陈澧之哲学、经学，屈大均、陈恭尹、黄遵宪、丘逢甲之诗作，康有为、梁

启超之学术思想、维新变法，黎简、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之绘事，皆为后人所赞誉。尤有足称者，则明代黄萧养反抗封建统治之斗争；清世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壮举，皆足以振奋人心，而启迪革命之精神。至若三元里人民奋抗英兵，严惩侵略者之凶焰；孙中山高举革命义旗，遂摧二千多年之帝制，尤为伟烈丰功，名垂青史。

至言贸易，则名城广州，早立市舶之司；工贾云集，更成通商之埠。若夫波罗庙内，长祀南海之神；怀圣寺旁，永矗求风之塔，此乃舟子风波之祈佑，远洋贸易之航标，而为古代商务繁荣之见证。举要言之，则顺德之蚕丝、广州之牙雕、石湾之陶塑，早已贸迁海外，驰誉四方矣。

至于岭外人物，莅止南州，而留有嘉绩德风者，则如陆贾大夫之祠堂，永镌开发之功；达摩祖师之初地，遂启禅宗之绪；韩愈教化潮州，文风丕振；包拯抚循端水，清范长存；葛洪之丹灶，可溯道教承传；苏轼之歌吟，堪瞻风流文采；文天祥之抗敌成仁，陆秀夫之负帝蹈海，林则徐之销烟御侮，关天培之血战捐躯，咸令人瞻式不已也。

兹所列举，不过荦荦大端，前贤往迹，备详典籍。惟是文献累代承传，浩如烟海，对此宝藏，前人曾有《广东丛书》之辑，欲以保全续绝，用意良深。讵以时世变迁，未竟其业。我等深恐时愈久而版册弥湮，岁月迈而耆宿渐老，故承上级之委托，发同人之热忱，踵武前贤，从事整理。惟感责任之艰巨光荣，惭才力之菲薄难胜。仅择其重要者，先为理其错简，补其缺残；标点分段，校勘谬讹；译句释词，间加按语；至于探源索隐，钩深致远，行将次第展开，尽力而为。务期便于披览，广为流传，俾读者仰先哲之高风而立德立志，感故里之文明而爱国爱乡。学术则寻源别委，以明历代思想发展之条贯，有承有传；名胜则问果求因，俾

悟创业之艰难而珍今珍昔。是当大有助于社会主义之建设，增进热爱桑梓之情怀者也。然而独力难支，众擎易举，惟盼国中达人，海外名宿，惠予支持指导，庶几共观厥成，则幸甚矣。

广东省高等学校《岭南丛书》编辑委员会

《岭南丛书》凡例

- 一、本丛书收集岭南学者、作家之著述，及其他有关岭南之文献，包括文、史、哲、地、经、法诸类。
- 二、本丛书所收古籍下限，断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特别重要者，可逾此限。
- 三、本丛书着重收历代学术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之著述，务期反映岭南文献之全貌。
- 四、本丛书着重收有学术价值的稿本、抄本、孤本、善本、罕见本。
- 五、本丛书一般不收巨帙、残本、府志、县志，或学术价值不大者。
- 六、凡字数不足五万字而难以独立成书者，根据以类相从之原则，把若干种合为一编。
- 七、本丛书之整理方式为：标点、校点、校注、汇编、辑佚等。
- 八、本丛书收入之著作，力求选用校刻精、错误少的一种版本为底本，校以通校本或参校本。
- 九、本丛书依照编委会拟订的“标点体例”，使用新式标点进行整理。
- 十、本丛书部分著作于书后附录有关传记、年谱，以及历代评论。
- 十一、本丛书为便于检索，原无目录者，均新编目录。

《岭南诗话汇编》序

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以各种形式散见于典籍及经史子集书中，数量之多，难以悉数。而以专著形式出现的诗话，则为数不下千种，蔚为巨观。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如此丰富的、系统的诗学论著，置之世界文化史中，亦足使人惊羡。如将其汇编齐全，不仅能令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又能为研究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料，使学者从中探寻中国诗歌理论的发展轨迹，研究中国诗歌兴变的历史过程，其意义是不待言的。在这一设想下，广东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者对本地区的有关著作做了一点搜罗和整理的基础性工作，这就是《岭南丛书》中《岭南诗话汇编》产生的背景。

诗话之体，自北宋欧阳修创始以来，著作繁兴，明清两代，撰述益丰。流风所被，岭南人士遂亦有起而尝试者，是为明代的邓云霄及其所著的《冷邱小言》。但自此之后，寂然百年而无有继作。到清代嘉道间，始论著纷出，形成风气。计自其时以迄民初，岭南人士所为诗话，竟有三十部之多。短时间内能有这样的成绩，著述之勤且笃可知。我国诗话至清而臻于极盛，数量之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岭南诗话同样勃兴于清代，可见风气之相关了。

概观岭南的诗话著作，从内容上看，是论古与论今并重。有些更着重于评录同时诗人的作品，并旁及诗坛掌故、梓里遗闻。采用随笔式的写作为主。从理论方面看，则未及作系统理论的建立，亦不务为创新立奇之论。不过，在探讨古今诗歌艺术时，每有独

特的解会。例如说“后人之诗，无殊三百者，外异中同也。其外虽异，其中自不可不同”；指出王士禛诗“其失往往在套，而不在薄”，谓袁枚诗才力不薄，而不免“轻剽脆滑，乃真是薄也”。总而言之，理论上主张诗歌创作要酝酿深厚，自然流露，贵真意，贵独造，反对“播弄性灵，好奇立异”。凡此皆持论平实，正而不偏，不随流俗。粤诗风格素称雄直，相承不衰，这除了作家创作倾向起作用外，是否亦有岭南诗话的理论影响推动于其间，是值得研究的。

岭南诗话在理论上的创新与贡献，尚嫌不足，而作为诗歌史料来看，则显得内容丰富并饶有地方特色。它所评述的同时诗人，或为长辈，或为同学诗友，或为后学，述事则皆属亲见亲闻，评骘则参诸乡曲月旦。其中一些功名未达，足迹不出里间的诗人，赖此存其姓氏鳞爪、片词只句。这对我们了解岭南诗坛全貌，研究岭南诗歌创作的活动与发展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此外，它们还记述了许多诗坛的佚闻趣事、里巷遗闻、人情风土、社会大事、时世推迁等等。尤堪注意的是近代史上发生的大事，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十三行贸易，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香港澳门状况等，均在诗话中有所反映。这些资料，于诗于史都是相当可贵的。张维屏在其《艺谈录》卷下自识云：“兹编虽以少为贵，然穗城之耆德、梓里之旧闻、山川景物之瑰奇、人情物理之繁变，皆可于此见之。勿徒以诗话视之。”这些话多少代表了一部分岭南诗话作者的写作意向。

收入《汇编》中的三十种诗话，各有特点：有影响较大的《香石诗话》、《粤岳草堂诗话》、《艺谈录》、《饮冰室诗话》；有罕见传本的《诗纪》、《茅洲诗话》、《豫坪诗话》；有未经单行的《茶村诗话》，《小苏斋诗话》、《秋琴馆诗话》、《吟芷居诗话》等。现存而能得到的，都已收入这个《汇编》中了。

我国诗话著作，历史悠久，成书之多，至今尚未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倘能搜罗遗佚，汇编齐全，将是一大好事。但是要从事全国性的汇编，困难不少，搜求藏本亦难于做到无所遗漏。倘由各省区分别汇编本地区著作，则可近求诸耳目而易有成。将来合各省区之编而成总汇，岂不甚善？于此，窃愿以《岭南诗话汇编》为之先。

黄国声

1995年7月

春 秋 诗 话

〔清〕劳孝舆 撰

毛庆耆 点校

前　　言

《春秋诗话》撰著者劳孝舆，字阮斋，号巨峰，广东南海人。阮元《广东通志》和《清史稿》均有传，前者粗具行状，后者简括不详。至于其生卒年，则都未标明，有待细考。《广东通志》中劳孝舆本传全文如下：

劳孝舆，字阮斋，南海人。拔贡生。（杭世骏《词科掌录》）少好游，渡琼海，登罗浮绝顶，历览江河衡岳诸胜，著作日富。受知学使惠士奇（《菊芳园文钞》、《劳氏家乘》），与何梦瑶、罗天尺、苏珥齐名，世称“惠门四君子”（《鱼山文集》），名大噪。雍正庚戌诏修《一统志》，孝舆与纂粤乘，发凡起例，多出其手。（《菊芳园文钞》、《粤台征雅录》）乾隆丙辰举博学宏词（《词科掌录》），台试未用，旋出为黔宰。时苗乱初靖（《菊芳园文钞》、《粤台征雅录》），有屯田之役。始经理三堡，遂入山苗，由二岭至山婆，逾圭翁、斗巴，直达琴台，措置八堡屯田，足茧万山者七月。将去，屯之民蚁行盘路而下，攀辕曰：“公衣食我，忍未及睹我饱暖而去也！”（《阮斋文钞》）历任锦屏、清镇、龙泉、清溪、毕节诸邑，不名一钱。迁镇远，卒于官。（《菊芳园文钞》）著有《阮斋文钞》四卷、《诗钞》六卷、《春秋诗话》、《读

杜识余》。(《粤台征雅录》) 子潼自有传。

按阮《志》编纂通例，每一史实都以小字夹行注明出处，以证言有所据。劳氏本传亦复如此。不要说一个半世纪之后，所据典籍多已亡佚，即使现存，也未必能提供此外更为重要的史实。阮《志》是至今有关孝舆最早的传略，《清史列传》亦据此撰写，大同小异，惟文字稍增；相比之下，《清史稿》的记载则简略得多。《文苑传》除何梦瑶名下记“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以外，孝舆本传云：

孝舆，字阮斋。乾隆元年，召试鸿博，未用。以拔贡生廷试第五，出为黔中令。治古州屯务，足茧万山中。将去，民攀辕曰：“公劳苦以衣食我！”皆泣下。历锦屏、龙泉、镇远诸邑，皆有绩。卒于官。

除上面二传外，其余材料多是畸零短章，散在典册。若钩稽整理，亦有助于了解劳氏生平者。

伍崇曜 1845 年将《春秋诗话》编入《岭南遗书》时作跋，谓孝舆事迹，并见吴雁山孝廉文集《七先生传》中，惜乎《吴雁山文集》失传，而《七先生传》未见。惟伍氏提及《鹤征录》，转录孝舆为罗天尺《瘦晕山房诗》作序，当为劳氏自述生平的最早资料。序云：尝好浪游，发未燥即游琼南，甫弱冠逾岭渡河，倘佯江淮间。鱠门夫子视学，吾党二三子皆从之游，余谒见后，旋以忧告。今年夏，有省志之役。回忆数年前，与二三子酣歌纵论时，曾不转盼而风流云散。按，鱠门夫子即惠士奇，其驻粤时间，据《粤台征雅录》，在康熙辛丑（1721）至雍正丙午（1726）六年间。“今年夏”“省志之役”，则指雍正庚戌（1730）鲁秋塍总辑《广东通志》事。孝舆追随惠士奇，只能在 1721—1726 年间，确切年月未曾明指。从 1730 年的“今年夏”“回忆数年前”看，当在惠氏

驻粤六年的中后期，而且“谒见后，旋以忧告”，为时甚短。苏珥序《春秋诗话》称“康熙甲辰余应岁试，识孝舆场中”。按“康熙甲辰”显误，应是雍正甲辰（1724），即惠氏督粤学三年主持岁考，苏珥与孝舆初识于考场。所谓“诸子皆学使惠公所赏识，同在师门，风义倍敦也”，孝舆之被赏识，大抵也在此时，不可能在此之前“以忧告”而复应岁试。又据孝舆子劳济、劳潼所作《先明府诗钞纪后》，谓其先祖于雍正乙巳（1725）年卒于官，先君哀毁骨立，则甲辰、乙巳之间，期年而已。所以，孝舆成为“惠门八子”当从雍正甲辰（1724）始，到1730年上数，正与“数年前”相符。

罗元焕所撰《粤台征雅录》注“石湖先生”即罗天尺有云：“雍正八年庚戌，会稽鲁秋塍庶常应聘来粤，总辑《广东通志》，设局于粤秀书院。遂与南海劳阮斋皆以词翰为当事所知，因荐与分纂之役。撰拟诸稿，多所取焉。寻以资望未深，颇招谤议，乃相继辞出。故《志》成皆不得列名。”正是雍正庚戌（1730）这一年，“惠门八子”之一的何梦瑶中进士，出宰广西。前此二年（1728年），另一“子”陈圣取以拔贡征选宦越。故孝舆于《瘦晕山房诗序》感叹道：“而余与履先（按，罗天尺字），栖迟省会，以手腕供人役，抑独何哉！”他何时离开粤秀书院，辞去修《志》之事？他参与其事，是“今年夏”，即1730年夏天。“与履先襄事于粤秀山堂，讨论轶事，发为诗歌，更出事近草示余。”据此记载，他与罗天尺虽“供人役”，不免抑郁，但尚有论事吟诗的雅兴，并在这时应罗氏要求为其诗集作序。他脱离省《志》之后，阮《志》罗氏传称，“孝舆忤俗，被口语，天尺力白之”。《春秋诗话》罗氏后序自称：“孝舆负奇忤物，与同事不相能，遂拂衣去。”然则所谓“相继辞出”者，应是劳为先，罗曾“力白之”而继之以后。若以此役半年计，孝舆从1730年夏入役，至1731年辞出，作此推断

是大体说得通的。

孝與《春秋诗话》作于何时何地？罗天尺对此有明确回答。他在《春秋诗话后序》中记述颇详：“雍正庚戌，诏修《一统志》，予与孝與与辑《粤乘》。孝與负奇忤物，与同事不相能，遂拂衣去。而家无担石，总裁鲁太史佑人怜其才，荐之饶平邑幕。饶平在万山中，旅食无聊，爰托笔墨自遣，积成此书。”《春秋诗话》成书，其地在饶平县，其时大体是1731年脱离修《志》以后。所以，何梦瑶乾隆辛未（1751）为此书作序，谓早先“尚未知其有《春秋诗话》一书也”。原因是1730年何氏即以进士宦桂林，“自是杳不相闻”，至辛未（1751）“请告里居”，惟“追念二十年前樽酒论文，徒深旧雨之感”，他不可能事先知有其书。最早读到《春秋诗话》，并为之作序予以称赞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叫作盛逢润字海观的人。这篇作于雍正癸丑（1733）六月的最早的序曰：“岁癸丑，予初入粤，客端州署，校阅试卷。时同事者为江南江宁刘君峨厓、广东南海劳君巨峰，皆博雅士也。月余内，樽酒论文，刻烛吟诗，颇极人生韵事。事既竣，刘君以病去，劳君乃出所著《春秋诗话》，属序于予。”显然，孝與此时已在端州阅卷，历时月余。但他何时离开饶平，因何至端州，则不甚清楚。然而，其《春秋诗话》撰著于1731年的饶平万山僻地，至1733年夏已于端州出示于人，则是毫无疑问的。

盛序自叹“暮景飞腾”，而称劳君“壮年英发”。1733年时属“壮年”的孝與，两年后，即雍正乙卯（1735）拔贡，越明年，以廷试第五出为黔宰。清制拔贡先为六年，后为十二年举行一次，雍正癸卯（1723）其友陈圣取拔贡而后宦越，六年后雍正己酉（1729）何梦瑶拔贡即领乡荐，再六年后孝與拔贡而宰黔。雍正丙辰（1736）开博学鸿词科，孝與应征而不售。据《清史稿》，广东被征鸿博者，还有罗天尺，“以母老不就”；苏珥亦以“母老，辞

不试”；车腾芳“至京后期，不与试”；许遂被荐进京，前为清河令坐事去职，此则“格于部议，未试归”。曹慎和钟狮应征与试而不遇。又有韩海者，“大府欲荐，海赋诗以见志，遂不复强”。这个有清以来于乾隆元年（1736）九月第二次开设的博学鸿词制科，在广东虽有如上数人被荐和应征，但参与考试录取者，尚无一人。乾隆丙辰（1736）为孝舆提供了两个机遇，在拔贡与鸿博两项中，拔贡中试而鸿博不售。据阮《志》所谓“旋出为黔宰”，则知孝舆1736年可能到任；《清史列传》则将“出为贵州知县”直系“乾隆元年”下，更明确是年赴黔。他从此先后任黔中令十载，至1746年歿于任所，未返故里。后吴雁山于《劳莪野先生传》记其子劳潼事迹说：“又痛阮斋先生歿时不得躬视含殓，故以莪野为号。”

孝舆世居佛山，出身于仕宦之家。祖劳翀，岁贡生，官琼州教授，从祠乡贤祠。父劳仁，岁贡生，官乳源教谕，事继母以孝闻。孝舆平生交游，长辈当推惠士奇，惟因丁忧，时日甚少，但影响甚大。故“惠门四子”、“八子”，均含孝舆。在“四子”中，何梦瑶与其交往在1730年前，是年梦瑶进士，宰广西而不复见。就在这一年夏季，孝舆与修省《志》，时苏珥执教乡塾。乾隆元年苏劳同征鸿博，劳约苏与俱赴京，苏以母老辞。可见1736年二人尚有交往。至1738年苏氏中举，孝舆已去黔中矣。罗天尺与孝舆同修省《志》，孝舆并为罗氏诗集作序。劳忤俗而罗为之辩白。劳于饶平著书，罗似预闻其事。丙辰同荐鸿博。孝舆以拔贡生中试，天尺同年中举上礼部即归。二人平生交往甚密。在“八子”中有陈圣取者，先于孝舆十二年拔贡，先于孝舆八年宦越，未几卒于官。然而，1730年，孝舆尚有“圣取薄宦江浙”的记载。陈劳二人是“八子”中以拔贡为县宰、有著作遗存而先后早逝的。故苏珥哀叹“才士何多不永耶”，拟与罗天尺、何梦瑶“合刻圣取、孝舆所自为诗，以不死吾友”。此外，孝舆与盛逢润在端州相处月余，